

灌陽縣志卷之十七

藝文二

重脩廟學記

雍正八年

莫應斌

邑人主事

灌邑廟學明嘉靖二年自城西遷於縣署之東維時殿廡廊坊圃亭齋閣規制大備蔣文定公爲之誌序學宮肇興甲於鄰邑蔚然稱盛歷歲既久風雨飄搖漸多圯壞

國朝癸亥冬 廷議廣厲學宮溧陽趙公光勗以署篆倡捐整飭邑先輩唐納牖記之甚詳續雖間加修葺然所謂敬一之亭日新時習之齋東西文路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一

之學門騰蛟起鳳之坊表俱無有存者尊經閣廢射圃盡荒於學者耑奉

先師講道遜業之旨不稱是有志者所爲喟然而歎也夫古者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自黨術之制廢而太學及郡邑各設學宮以耑祀典焉學之修飭顧不重歟我

皇上臨雍祝學追崇

至聖之先上祀五代錫以王爵

御書匾額 頒賜天下學宮其重道尊師虞夏商周以來

未有盛於今日者吾儒幸際

聖朝咸宜仰體興學明倫之至意鼓舞濯磨豈其教化根本之地復委諸墜瓦頽垣以重士紳之羞哉歲在戊申上巳司鐸李諱聖機偕合邑紳士深慨學宮之多廢也毅然倡修計共捐金百餘兩庀材鳩工先經營其急者陞

孔子之像座建殿前之月臺先賢牌位散失者均重新之兩廡案臺敝壞者悉更易之齊舍地之荒且窪者闢而培之東西路之壅且傾者疏而砌之學門坊表重建整嚴卑圯墻垣築飭高潔越一載而工竣雖不能盡如舊制之完美而修廢舉墜煥然維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二

新多士自此雍容習禮其間詩書絃誦由義居仁家修而廷獻者雲蒸霞舉以鼓吹休明且次第修復學宮大備之規制詎不蔚然稱盛乎斌以病愧不能朝夕協相厥事而樂觀成乃邑之同志僉曰斯舉也程功旣巨勦費頗繁不可無記以示勸屬斌一言記之斌不揣固陋謹述修建之大概而並書捐金之名次以勒於石焉

灌陽縣遷學記

乾隆癸卯

邑令濮啟元浙江進士

國家建立學校所以尊

聖教崇儒術孝弟忠信之修禮樂詩書之訓上以衍萬

年之統緒下以範多士之步趨正人心而厚風俗
胥於是乎在厥地不綦重哉我

皇上聖學日新崇禮

文廟載

詣

闕里

錫帑加修宮墻巍煥齋舍整肅非

美觀也蓋隆其典祀正所以重其道而敷其教也
化機翔洽邇遐率俾建學之區罔不欲恢宏其制
蓋

文教之覃敷遠矣灌邑屬桂林之東北隅稽之邑乘代
有文人學宮之建其來已久向在城西里許後移
置縣署之東續又遷城西舊址明嘉靖二年復移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三

城中余奉

命來撫茲邑下車之始祇謁

黌宮見其棟宇頽圯風雨漂搖不勝悚惕且地勢污
下逼近市廛湫隘囂塵甚非釋菜釋奠之所及乎
下學會講又見兩齋荒敝多士之所執經而請業
者靡有善地焉爰以重修之議謀於儒學鄧君暨
閤邑紳士僉以毀敝若此勢必重建宜仍卜吉於
城外舊址遂相與至西關外相度形勢三峯插漢
仰止彌高二水滌瀾盈科有本塽塹高潔離垢而
遠俗真可爲建學明倫之地於是請於各憲募諸

兩鄉擇誠實幹練者爲之經管庀材備物諏吉鳩
工建

崇聖宮於最上中爲

大成殿次兩廡次戟門名宦鄉賢祠附焉次類池次櫺
星門左建明倫堂正學署在其後右建尊經閣副
學署亦在其後峻厥墻宇環以垣墉學宮之制以
備經始於癸卯之花月落成於甲辰之麥秋通費
白金六千有奇經管諸君子請於余曰願有記也
余旣嘉都人士沐浴

聖天子尊道崇儒之雅化以敬我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四

先聖先師又喜其規制煥然一新非猶向之因陋就簡者
比且喜其刻期告竣不負余初議也樂援筆而書之
雖然學宮而旣新矣尤願遊斯門者日新其德益
求上達肆其禮樂詩書篤其孝弟忠信行舉言揚
家修廷獻不愧
國家有賴之人卽爲宮墻生色之人矣是余之厚望
也至若董其事而朝夕靡寧者陸灼王振綱王之
懋鄭同春王於夔王於殿熊之柄劉永麟唐國璜
戴生茂蔣廷潞熊超衆范東燧陸弈峯時仁民等
應得附記於後以爲急公者勸是爲記

四友堂記

淳祐庚戌年

宋

江萬里

朝夫議

灌陽令黃子成書抵予願有記於四友堂問其所爲堂直縣治西偏屋纔三楹蓋子成以政之暇賦功慮材稍埃陋其以宣幽滯明意慮標之曰四友也問其所與友則儼立其前松其後桂其中央梅與令四也灌陽介道永昭桂之間遠地下邑風俗淳儉雖甚清省無事顧所以治之何如耳設有所不屑於此爲躁爲惰非慢不訾省旣盛氣鋤剗之其下必且爭氣怫鬱則有甚汗漫麓梗者矣雅聞子成靜撫之甚宜其邑人降心條理求事情審實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五

實其便處不立節限遠邇爭委邑庭常空竟歲無留罰旦出視事不過食頃終日相對寂寂清露者玉雪者礫砢多節者環顧其中有足友者而後友之云耳予同子成生廬山之陽最與故極知其意氣悠然生事作業絕不營獨寒苦自課不一日輟業從其俗委心師友膾理灌輸踏省門未得第名其爲武人偶失路誤入仕正與寒士等妻子遠不能致單車來臨栖栖羈旅殆衣服飲食不如其私宮室起處不如吾廬乃皆安之無一不可東坡所謂不擇居而安安樂樂而喜從事是真足書者也

雖然紆墨綬佩銅章後來繼令者予又將有以告之邑無小皆古子男邦君也湖廣之交見謂天遠小吏易有忽恣多以不能聰明材智者少其民必至設志豐大立民自造威福貪不畏人慮非願計後益者三友正自義不受汙望望若將浼我強而附曰四友則不與之友矣友也者令之友桂友松若梅乎無亦桂松與梅求友於令而後爲友乎子成名時今以爲忠訓郎淳祐庚戌仲冬之吉

長寧橋記

天順六年

明

黃

紳

邑教諭

灌陽千戶所距東不百步許市當四達居人輻聚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六

每遇積雨則羣流合出勢湧難泄溢泛街衢旁多衝激甚爲未便況往來術者嘗謂其西望空曠地勢傾欹溝渠直注於風水欠關所知多嘗患之然亦因循未定其計今年春本所武畧將軍千戶陳侯銘獨知當務爲急乃謀諸同寅及邑大夫輩曰街衢不便行者心惻風水有欠居者所慮茲欲鳩工伐石成橋深溝高拱以通驟流上覆以亭且障且蔽以爲風水便不亦可乎時僉曰善遂各樂捐已俸仍擇戶侯方均宗偕朝元觀道士張惟性遍募衆助其所費得錢若干緡得粟若干斛遂命工

砌石二拱高五尺上重以石爲夷衢東西廣二丈有奇南北廣一丈有奇橋之亭廣數楹覆以陶瓦不丹不斲樸素渾堅經始於天順六年四月十二日告成於本年九月二十九日規制壯嚴功作績密甚爲觀者嘆羨旣落之頃且謂歲月不可不記遂屬予文以記之予善斯橋之建也其費出於宦豪樂捐而不費于下其工出于傭力而不勞乎衆其水得以無壅澮激剝而行者以便其地理得以成其所利而居者攸寧此其不徒爲一人之益而實爲千萬人之益不徒爲一年之計而實爲千萬

年之計也稽之杜預之在晉嘗造河橋於富平津於橋成上從百官臨會舉盃勸預曰非卿此橋不建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觀是橋之建亦非陳侯方侯諸君子之經營不立非遇乎聖天子在上四海安寧治非昔比干戈不試仕嘗多暇日烏見成之若是之易耶雖然創始者固仁人君子之心而後之享其利者亦不可不念前人之志於歲月悠長之中脫少有損缺雅宜卽續而修之俾愈久而愈新斯不負創始之計而爲斯橋斯亭之大幸也所有樂捐之芳名用刻于石碣之陰

德興橋記

景泰五年

明王

利

靖府伴讀

灌陽縣治之北相去十里許有水曰臨源江正當驛路之要國初邑人蔣登甫砌石爲兩厓架板爲橋名曰登雲歲久圯壞雖有繼作徒勞民力而不禁久治縣者亦因循莫之能振所以民病涉也聖天子厲精圖治親民之官務在遴選楚山潘公文浩授命來宰是邑公自下車積習之弊政以除更始之良規聿新政令旣通民乃孚和間過其地目擊之愀然不寧迺戒於衆曰橋梁之設責在於宰不可廢也爲吾民者雖欲造作夫孰爲之倡哉遂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八

首捐己俸命其嗣廷器偕邑之善士陸衡敬輩若干人或輸以錢或薦以力協謀併智以任其事而公則提督焉於是召工伐石掄材揆日興作以畚以築以繩以削因其河之勢而甃虹橋三拱高廣若干尺延袤若干丈覆以瓦亭若干間易其額曰德興橋誠以非公之德之所感於人烏能臻茲視昔之隨補隨潰者大有徑庭肆久遠之計大有可徵蓋始事於甲戌十月而訖功於乙亥二月也時太學上舍戴質歸省於家深重其事授簡語予曰昔隴西公作計川東西水門韓愈有記嚴大夫開

興州江運柳宗元有述雖水門江運二君子嘗書之況我大尹公倡爲斯橋利乎民有久遠不磨之計可無刻乎予故然之宜有所刻也洪惟朝廷混一區宇太平無事而斯民遂休養生息之安若在唐虞三代之時矣灌陽爲邑僻在廣西之隅號稱沃壤民物豐盛薄歛之外其樂固有餘且又重以大尹公而阜成之是以斯橋之作民用歡趨不勞而成自非大尹公有慈祥愷悌之德理繁治劇之才亦孰能作爲有如是之敏乎予無韓柳之筆力不足以敷陳曠世之盛事於斯橋之上以永夫大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九

尹公偉蹟於無窮臨文惴惴不勝歛然雖然斯橋也鬼神爲之守護天地與之長存奚俟於區區之筆而後遠譽也哉姑刻於石來者庶有考焉

重修馬渡橋序

康熙四十五年

單此藩

邑令

縣治之北十里跨河而橋名曰馬渡其來舊矣自前任佟公重建而後迄今十載行旅相安今春忽遭暴雨連朝湍急瀾狂頽塌過半揆厥當年創建工鉅費繁良非易易若不速加整葺第恐將來由漸而圯民之病涉有不可勝言者矣况係土庶經由之要地車馬往來之通衢與其舍現在之津梁

何如計綢繆於未雨此平政者所以惓惓在念而不能去諸懷也茲據鄉耆劉懋學等以募序請子深喜而嘉與之時捐俸金以爲修橋倡凡闔邑紳士以及四鄉人戶亦宜共勸厥事量力而行隨意樂輸無論椿梁灰石皆爲有用之資卽運力擔勞亦屬經營之助此通邑利涉攸關當乘時以鳩工庶一勞而永逸予且拭目以觀落成焉是爲序

通濟橋記

康熙丙戌九月

單此藩

邑令

環灌皆山也其層巒疊嶂洪濤澄瀾俱有可觀非必雲夢七澤武夷三山也予待罪於斯且一年矣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十

目慚撫字無長催科政拙未暇與諸君子周覽灌邑山川之勝然而謁會城歷湘山經寒閱暑車騎往來舉目憑眺亦可見其大槩矣茲距縣治之北十里許跨河而橋邑之通衢也籃輿鞍馬偃僂提携者絡繹而不絕昔名馬渡今更佟興蓋以前任佟侯爲之董修也予方慕侯之遺愛無窮無何春夏之交霖雨連旬橫淤汜濫而此橋衝決焉行道之人莫不咨嘆嗟息徒涉爲患彼岸莫登予聞滋戚自維綿力不足以勝事且不欲以土石違農時也緬懷徒杠輿梁亦王道之一事必待農畢而後

舉此則何堪久待正在仰屋間適邑之紳士鄉耆等公呈願各捐資修砌乞予言以爲引予忻然捐俸以爲倡遂命工估料而士民等俱不吝橐金囊粟樂輸勸事不兩月而落成焉向之殘橋斷石徒涉興嗟者今則工石完固巍然煥然歌咏而過矣工既竣復請予爲文勒石更名以垂不朽予以簿書鞅掌何能援筆爲文且一橋細行亦無足述而况羅眾功以爲己力乎乃循士民所請故不辭而爲誌其樂善相成之雅名曰通濟非惟邑之人士有步履之安凡四方之賢士大夫遨遊至止者亦得停驂而曠覽焉未必非灌邑山川聚秀之小補云是爲記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十一

唐安橋記

成化十五年

明鄧

綸

邑人知縣

縣之北六十里有支川西流合於灌水舊名唐灣灣之左右皆腴田有源自東來歲獲有秋右之田乃大覺之常住源流罔濟遇旱不獲洪武間處士唐以廉與大覺僧異泉輩相度其勢始架本規由左引水以灌漑之其道路襟帶乎春陵全州間往來之人悉由規以度每有臨深履薄之懼前人莫之爲意而因循焉至於春夏水汜規亦浮去行者

填路耕者滿岸臨流浩歎如隔霄漢一旦有行義之士唐氏子叔紀錦春者昕夕覩之深加憫恤乃謀于大覺老比丘一鑑曰唐灣之視歲架歲圯不惟妨于行而甚妨於耕吾不忍二者之患盍爲永遠之圖於是一鑑捐積所有以爲倡旣而蔣氏子繼栢唐叔綸錦洪錦明錦湖適相附近忻然協從各出己資遍募於眾不吝揮金求工於大方伐石於近地甃爲三門以導湍急其長若干丈其廣若干丈其平如砥其形勢如虹霓之飲澗計所用之費百有餘緡經始於戊戌冬十月訖工於己亥春

二月又從而安規於其旁耕者喜而行者悅時予息肩於家有俟銓官唐錦軒同一鑑之徒志海乃以記來請且曰萬古之計一日而成旌善之言宜在于子辭而弗獲因謂之曰徒枉輿梁爲政者之責尙能感時而成竟以免人於病涉今諸君率眾施財古所未甃之橋者今而成之古所難架之規者今而易之可謂一舉而兩得矣其用心之仁誠與天地相爲長久者諸君子豈以是要譽于人哉而利之所及者自有以來人之感激也若子若孫乘駟而過此橋者信有徵焉予也樂道人之善故

不勒而書其成績用爲世勸云爾

會湘橋記

宋淳熙五年戊戌

承議郎知全州

張玠

州之南舂陵通道也距城五十里越清湘之境介於灌陽昭義驛之間環山屈折有支川西流入於灌水舊爲橋迭興迭廢當春濤奔注之時逆旅往來顛踣騰藉咸以病涉告淳熙五年邑人范達鄧寧民合兩族及里中之士葺而梁之經始於夏五月旣事於冬十月凡袤六丈有六尺廣二尋作兩門以導搏激之勢仍架屋其上以芘風雨靡錢五十萬有奇落成成人用利涉不褻不濡朝夕以濟焉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十三

乃以記爲請余聞而心善之因語之曰人與天地萬物同體其得於秉彝者本相與流通而亡間人惟有私欲之害故自局於彼己之見而失其流通之理則其所以處己處人者如斷港荒溪所向輒礙卒歸於不可行殊不知聖人之道若大路然無往而不達擴而充之可趨乎正大之地夫豈有自局之患哉君子謂是舉也其知處己處人者亦必有道矣烏得而不書遂題其額曰會湘蓋取其水自灌而北會於湘流故也范子從余游鄧子與之同舍二子偕試禮部有志於世余旣以此相勉又

將以觀於異日故述余所聞以發云十有一月南至承議郎通判全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張玠記並書

又淳熙五年

宋進士司軍鄧寧民

毫田有橋舊矣昔在江之上流初作三門以導水勢每遇春濤幾壅遏而不疎通後又增其一門正興作閒洪水適至既壞且廢歲月浸久里人鄧楫巨濟爲之創率從於今建橋之所號曰萬緣橋惜乎工不盡力不五年而復壞往來者患之暇日寧民

與同舍范達明遠議建此橋約三百省緡米四十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記

十四

斛以三十名爲之創則吾事濟矣既而告諸宗族親戚朋舊悉欣然而從有預一名者有合兄弟姪共一名者巨濟念前功之廢願刻勵視工范宗古從時亦願董其役議既定召匠計之增舊石三之二規摹浸廣費用不貲遂益以六名范先生爲法曹安城友人陳永隆與宗家于深浦及大覺演教二僧聞之各預一名吾與明遠范千秋慶長范師擘于華於一名外各增半名以足其數茲皆充工食之資而朝夕犒工不隸乎是驛前有唐庇者先其輩行遇市之集以浮屠法抄化約五百足間不

滿則自補之以助一日犒工之費市之行舖和者甚衆繼而吾鄉賢士夫郡庠諸公里中之長上皆不吝欣助例以犒工名自一日至六日止其創建之日始於仲夏之初旬成於孟冬之下浣方其經營之初范九萬程遠明遠之仲兄也朝夕宣力至於訖工未始少怠焉今幸就緒義不可泯故次第而書以俟異時之稽考云

又天順癸未年

明張紱邑訓導

灌陽縣爲全州壯邑之北距城六十里有溪一泓名曰會湘左則介乎全境右則接乎春陵渡往來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十五

絡繹實茲邑之要道津也先於淳熙五年邑人范達鄧寧民輩伐石爲梁規模體制其前碑述之盡矣迄天順初年罹水冲激木石悉爲之蕩隳矣厥後往來之人病於涉近因署縣事教諭黃君紳偕典史梁君楨命工架板暫利於濟人已感其惠矣歷癸未秋曲江龔侯俊承命來宰茲邑政急先務修百廢矚此慮非經久之計慨然以興復爲己任越明年於政理之暇乃謀議於僚衆意者在於不傷財勞民而成厥功遂捐己俸若干爲倡於時幸獲仗義鄉老陸衡敬往代其勞遂同二三知事唐

淑剛王產安等協力共董其事凡計所費有乏者
既各捐貲以應之仍持短疏徧詣貴官巨族之門
勸助貲給時而全守蔣侯順邑之守禦千戶陳侯
銘暨凡諸士庶罔不嘉其盛事咸出所藏以題於
疏乃于是年十月大興厥工木石並舉下枕堅砌
作三門以導其流上翼以亭覆陶瓦計一十有二
間以障風雨凡袤若干廣七丈規模壯麗悉中矩
度視舊大有逕庭矣於乙酉年二月匠工告成而
陸氏具以事之顛末徵予爲記予嘉而重之因曰
橋利之興誠王政之一事也今斯橋之落成朝夕

以濟民無病涉其爲政之施也平其爲澤之及也
溥而功之貽斯世其不大且遠哉雖然人皆知功
之在於橋不知其所以出於人捐貲出於衆而功
在於衆也然微陸輩力成其事則衆之功無所歸
焉事成于陸之輩而功固在於陸之輩也然非龔
侯作念于先則陸輩之功無所自焉事兆于侯而
功之在於侯似無疑而使非聖明在上擇賢之適
宜又烏足以致侯之政化若是哉以是知功之不
可專一人然後見其功之所以成也大矣昔晉杜
預建河橋於富平津橋成上舉盃勸預非卿此橋

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愚亦以是爲今日頌
言畢陸氏輩揖而謝曰謹奉冀登名於疏者悉勒
於二碑其一誌於橋東其一誌於邑之儀門右庑
幾傳之永久不忘

鹽田六小石橋記

明李高御史人

灌有源曰鹽田其內多山幹異派分疊出層見有
阜而崇者有紆徐而遠者有屈曲縈迴若龍蛇之
盤旋者有屹然而立若虎豹之蹲踞而駭人矚眺
者有滾然瀉出若揚彭蠡之狂瀾而走洞庭之怒
濤者有疾馳銳下若鼓函谷之兵於戰者又有清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記

十七

妍嫵媚若立西子而爲之塗抹可人視者變態萬
狀莫可究而溪澗隨之流瀑衝繳與山適合故有
深以尋仞計者僅有以丈尺盡者道路經之旣險
且阻自鹽田屯抵兩江口溪澗凡六每春夏之變
天澤頻澍則澗水四溢汗漫汹涌出者入者與騎
而馳者徒涉者咸艱焉有涉而濡其首者有褰裳
而睨者有立馬涯側而徬徨四顧者有老而羸稚
而弱延旬月而不便往來者歲以爲常也予家君
用蕃公目擊而感慨之乃率婿彭君良卿姊李氏
及先兄通嫂盛氏暨小姪輩相繼爲之募工伐石

以弭厥艱險阻之區坦然如砥其費雖微其利甚溥惟一大溪每歲怒濤尤盛摧折古木混流而下其爲力不易而有待焉此則予之責也因記之以爲後人告

登瀛橋記

明 雷震
郡人 郎中

橋名登瀛蓋自灌邑蔣公謙登永樂十七年進士第晝錦榮歸遂名其橋橋在邑之北鄉上四保地名大坊晉陵蔣氏世家居焉路通西北有溝渠水發源於南常因春漲夏澇奔騰澎湃過者病涉昔人架木爲橋所謂徒杠成者是已奈歲久屢更屢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十八

廢去年冬蔣進士後裔曰存量曰毅曰存本因橋不堅於是議於眾曰是橋之建因吾家先祖登第而得名雖多歷年所而橋之名不泯若甃砌以石而爲經久之計則前人建橋命名之義不亦彰彰乎遂各捐己貲卜日鳩工鑿石于山就河運甃揣高低仍溝洫物土方以石圈之橋之上覆之以亭第木石工鉅非一力所能爲仍化鄉之達士隨其多寡而助之砌於癸丑之冬十一月成於宏治甲寅之春二月由是堅固久遠往過來續如履坦途無揭衣涉水之勞厥功可謂懋矣橋成之後一日

郡椽蔣稱來徵予文以記之予惟陰德之積以濟人利物爲先顧在人用心何如耳昔宋郊編竹渡蟻卽獲狀元之報今以石爲其用心之善不亦遠乎其利濟之功不尤大乎蔣氏之先旣登科甲以食陰德之報今子孫崇德繼志俾往來無傾溺之虞行見天心祐之降福穰穰高才疾足出而題柱爲卿爲相以輔相裁成於天地間者將垂名於永久矣天豈負善哉予因其請以是爲記仍將捨貲姓氏列於碑陰以示勸善之意云

復興橋記

正德二年

明陳昌期邑令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記

十九

夫橋梁所以濟險阻通往來路道衝要不可一日廢也灌去城西南十里許有溪焉拔源於萬山間春夏漲溢秋冬涸凡賢勞之馳驅商賈之貿遷置郵之傳遞與夫邑之耕者薪者咸于茲焉取道舊有旣久而圯憧憧者病焉予蒞政兩月掌史周君文中以告而縣帑枵然莫能倚辦爰各捐俸以爲之倡於是致政驛宰萬信輩鄉之耆庶岑孔銘黃仲海周廷全王秉茂王秉時輩出貲樂捐駢首繼至遂募良工掄美材礱堅石因舊址而新之拱其脊而狂湍遠轟颺之患亭其背而風雨無摧壞之

虞凳其楹而行人有憇息之所崇一丈三尺廣如
之修倍於廣之數堅縝傑麗過舊遠甚復會其財
之餘砌小橋二座於橋之東往來者若履平陸且
相誇詫以爲不多見也經始於乙丑十一月丁卯
二月役成周君文中請記於予曰成橋梁有司事
也而循德輩乃能出己有以爲助不可使其湮沒
弗宣也予亦以其措心之可嘉宜鐫諸石表諸橋
俾往來者知斯橋之所由成而異時有念工費之
浩者必亡隳也

鼎建思柳亭記

明 顧 璘 全州守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二十

昔唐柳氏宗元謫永司馬篤好山水著奇文傳于
世灌固永屬今年秋予以平賦至聞有柳子遺跡
往尋弗驗不敢以傳會於戲己之或問曰子厚以
文稱世其所樹立闕於前乃修於後君何慕焉予
曰否君子居是邦思其賢者效之此尙友之道也
子厚之治民於永無所見觀其所著捕蛇說惻然
有仁者之心厥後爲柳州刺史果多惠政其民頌
德至今洋洋不已非賢而能若是乎璘朴蹇寡陋
不足以進于文負罪明時賜之大郡又無所裨於
其下雖後柳公百倍者吾猶師之况賢者乎君子

尙行匪貴言也學宮之西江流澄滙有巖穹然面
流背阜而後隙地可亭乃構數椽以隴取其勝題
曰思柳用終前好云贊成守禦千戶劉表蘇文王
勝引予至其地者教諭裊鳳章也

重修馬渡橋記

嘉慶癸酉代
邑尹杜作

范光祺

古者雨畢除道水涸成梁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則
道路橋梁以時修繕誠有司之職而無容委諸草
莽者也方今

聖天子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凡兩間缺陷罔
不命有司補之猗歟休哉遵王之道蕩蕩平平矣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二十一

灌之爲邑僻處叢山中所在多發源之水故徒杠
輿梁較他邑特夥而最爲要路津者莫若馬渡橋
橋距縣治之北十里爲驛路之衝往來者時絡驛
而水之暴漲奔騰亦較他澗溪尤甚先是跨河爲
石橋中作一拱以洩水勢每爲洪水患其源流修
改之勤疊載於邑志嘉慶甲子春怒濤衝決橋於
是大壞向之石塊俱蕩然無存往來病涉者已十
載于茲矣辛未予蒞任是邑初過其地卽慨然有
修舉志第工鉅費繁非率爾可幾越二年癸酉政
理暇餘乃謀諸闔邑士庶僉曰善予因捐俸爲倡

又慮非一木能支公選士之才而正直者爲首事持疏逼募得白金以兩計共一千九百有奇緣拱橋易決難修酌議爲平橋於是鳩工伐石取大且堅者深固兩隄並甃平江底中豎以柱上架木爲梁俾水勢疏通不得爲隄患北隄之上建以亭其柱若基均以石爲之而征人獲憩息所南岸造渡屋爲守視者居餘貲並置義田租以給其食意以洪水汜溢橋不能通則以渡濟之經始於春三月越冬十二月工竣經營規制洵可謂一勞而永逸矣落成之日首事等爲予頌功且以其記請予惟

斯役也貲輸於衆則功固在於衆也役董乎首士則功又在於首事也外此工効其技傭食其力而於有司乎何有予用是滋愧雖然以數載難成之事而司里之期不煩倡者唱于和者唱喁不數月適竣厥成使予得陰附因利擇勞之政予用是實滋幸抑非徒予之幸也昔者朱郊編竹渡蟻卽獲美報矧茲濟人利物其功之鉅何如其報之豐又當何如耶灌邑風氣清淑人心淳厚懷仁慕義若是樂事勸功若是行見題柱之才乘駟而過斯橋者接踵而興予又將爲灌幸爰因請而樂爲之記

請明教法以端士習而儲人才疏

卿祖培

奏爲士子誦習宜知其要請明教法以端士習而儲人才仰祈

聖鑒事竊維我

朝正學昌明六經四書奉

御纂

欽定而於宋儒之闡發朱子之緒論尤訓示諄諄以端士子趨向

皇上仰承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奏

二十三

謨烈嘉惠士林有加無已所以爲作養人才計者至深遠矣今一命之士莫不受

恩深厚各有當盡之職乃庸碌者不免於疲玩因循才

二語括盡諸弊進出所以然透切

智者或蹈於聰明誤用心理之不明實由於講習之無素也夫教民之法莫先於教士而教士之責莫重於學臣學臣操取士之權爲多士所觀型教法之得失在於取舍之得失矣竊思

國家之所爲以經藝取士者原欲其講求經書大義以體驗於身心則發之爲文可以驗其心之所得施之於事卽以行其心之所安今士之亟於進取

者但知文章可掇科名習爲揣摩形似之言點綴
工巧之語按之實義少能發明清切司衡者偶一
錄取無知者轉相倣效其弊將至於置書理於不
問而本心之理日以錮蔽應物處事任其氣質之
偏習俗之染而不能得讀書明理之益則有才而
適以滋弊若專取清真雅正之文使聰明特出之
才皆範圍於聖賢經術之中作用在此吃緊實心行改非苟且隨俗可比制義中有許大作用何可
□視本心之理益明化其氣質之偏克其己私之累循
天理之自然不爲人欲所陷溺庶才成足以效用
不負乎經義取士之意伏讀乾隆四年十月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奏

二十四

上諭云有宋周程張朱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
與夫功用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
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
小人爲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
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
塗轍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爲德行學皆實
學行之爲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
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今之說經者間或
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
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

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學者正當持擇審處存誠去僞毋蹈循外驚名之陋習崇正學則可以得醇儒正人心厚風俗培養國家之元氣所係綦重非特口耳之勤近功小補之術也等因欽此臣又伏讀

御纂朱子全書

御製序文冠諸篇首

頒發海內以爲讀書明理根本誠以宋儒闡發前人之秘而朱子集其成故其爲書也無不備觀其開首數卷所論爲學之方最切初學用功並推闡持敬主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奏

一十五

一無適之說委曲詳盡悉心潛玩令人曉然於天理之必當循性分之不容虧雖其說具見於經書而經書要義因闡發而益著宛示學者以顯而易明約而可守但向來學臣按試少有其書真切指示鄉曲之士終身或不得一見爲此特懇

聖恩勅下各省學政可將此書認真化導諸生舉其要義往復申論或時至書院與院長共相懋勉或督令各學教官廣爲訓迪不必明設科條以飾觀聽務使大公之理衆著於人心饜飫優遊有所自得由是以叅觀宋儒之傳述上溯經書之闡奧以其

餘事文章應試必能代聖賢立言發揮經書之精
正木清源上行下效所謂
義在學臣取士平日既以身範自端嚴義利之辨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也非身體力行亦
而與多士講之有素及臨試時又能因其文以取
不能有此巨眼卓識
真才趨向既正隨所造就必不至於誤用聰明而
國家培養元氣一鄉一邑之中得一二讀書明理之
士以薰德而善良則淳樸成風宇宙之內莫非太
和之所翔洽矣

設法嚴拿竊盜以安良善疏 卿祖培
奏為設法嚴拿竊盜以安良善仰祈

聖鑒事竊見近日盜賊肆行即如南橫街一案近在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奏

二十六

輦轂之下敢於持刀嚇禁事主實屬月無法紀又聞
涿州一帶禁止夜行以通衢大道不思戢盜之方
徒以夜行為禁反添行路之累其餘鄉僻小村人
單戶少之處搶劫諒復不少竊思欲安善良首嚴
盜賊而緝捕之方尤有其要 臣請一一陳之
一曰嚴兵役也查各州縣額設捕快以及塘汛堆卡
俱有捕盜之責而豢賊自肥者亦多係此輩每遇
查拿不過以一二鼠竊或未經給錢之人攔塞了
事而真盜則始終包庇非本官十分嚴緊加以重
賞不肯輕易拿出甚至名為兵役而本身即為盜

賊則更無從查詰此種錮蔽間亦不免故必嚴禁
兵役賞罰分明而後盜可戢也

一曰嚴警跡也查例載盜賊曾經刺字者發原籍收
充警跡該徒者役滿充警該流者於流所充警又
查定例刺字竊犯有能捕獲強盜三名竊盜五名
者不拘年限卽與除籍起字等語蓋以此輩曾爲
盜賊必能知盜踪跡使充巡警之役而收以盜捕
盜之效此緝捕之良法也乃近來刺字之犯解赴
各處並不見有收充警跡之事往往漫無稽查任
聽潛逃仍爲盜賊者不一而足若能嚴查警跡使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奏

二十七

之捕賊自效旣開其白新之路而於緝捕必更得
力矣

一曰嚴窩家也窩家招致外來匪類坐地分贓語云
遠賊必有熟脚此等積窩平時亦與齊民無別鄉
里鄰右多因事無實跡不敢輕爲舉首但以有面
生可疑之人出入其家卽應查訪若一窩旣破則
盜賊之蹤跡不難盡獲矣

以上數條皆係捕盜之成法而實力奉行者絕少應
請

旨勅下各省地方官務須嚴兵役以除包庇之弊嚴警

跡以收躡線之益嚴窩家以杜藏匿之根庶幾盜案易破盜風自息而良善悉安矣臣愚昧之見未知當否爲此繕摺具奏伏祈

皇上睿鑒謹奏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御史卿祖培奏請嚴禁竊盜並禁止賭博各一摺弭盜之方全在平日稽察嚴密自然宵小斂戢該御史摺內稱涿州一帶現在禁止夜行該處地當孔道行旅往來豈可任聽捕務懈弛轉嚴夜禁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嚴飭地方官認真緝捕如有兵役包庇窩家隱留情弊立即嚴拿懲辦共徒流各犯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奏

二十八

並着查明定例遵行勿任潛逃再犯以靖奸宄至賭博爲盜竊之源久干例禁官員衙署尤當杜絕澆風併着一體申禁有犯必懲勿稍姑息欽此

奏除採買積弊疏

卿祖培

邑太常寺

內閣侍讀學士臣鄉祖培跪奏爲採買倉穀請遵照定例明示禁令以除積弊而裕民生仰祈

聖鑒事竊查定例如有採買常平倉平糶及動缺穀石如附近水次舟楫可通地方卽於鄰境採買其不通水路者准其在本地採買仍將何處穀賤應行採買地方先期報部備查該督撫飭屬公平採買

倘有短發價值及勒派折收等弊一經發覺惟督撫是問推原例意惟恐以本地則勢易勒交鄰境則勢難短價卽不通水路准在本地採買者亦必一律公平立法誠爲盡善乃日久弊生各州縣竟有藉爲利藪者臣謹將其弊爲我

皇上敬陳之採買倉穀向例各屬造具按日採買價值清冊該管上司加結申送督撫保題不准稍有浮冒原因價不能一轍故令按日造報而州縣以小民未知部價上司又不曉示遂僅發銀三錢或五錢勒交穀一石小民受其苛派無從申辨其弊一

也倉穀動缺州縣原將數目多少詳報上司而不將數目明示百姓或應買一千石而浮買數千石小民不知數目多少因官吏勒派畏勢交納官吏卽以所浮買者折價入已上司亦無從稽察其弊二也買補倉穀自應將原定年限曉示俾有遵循乃州縣匿不使知竟有連年採買藉以肥己而於上司前則設法詳請展限小民遂逐年遭其勒派其弊三也採買應赴鄰封而近日州縣並不聞有買自鄰封者豈無一水路可通之地蓋以買自鄰封無由獲利往往捏稱本地豐收可以就近採買

等情詳請上司而上司又不計虛實率行批准甚而州縣串通不安本分鄉紳魚肉百姓並有賄通撫藩書吏蒙混批准者州縣既得向本地採買遂按各家田產多寡短價派買倘不肯承領卽鎖押羈禁且有將生監抗違採買詳革者夫既公平採買則願者買之何有抗違之事乃各上司又皆袒護屬員竟將生監褫革鎖押而小民之受苦更不可問矣其弊四也以現銀買現穀民間無不樂從乃州縣先期傳集殷實百姓發結銀兩不及時價之半勒寫領狀百姓或以價缺未交州縣卽以領

銀欠穀爲詞概加追比小民已不勝苦累及納穀之時數十百里肩挑背負及運至倉書吏等又多索費用雖極乾圓潔淨亦故意挑斥刁措有十日半月不能交納者小民守候需時糜費失業已屬可憫或遇霖雨則未收之穀露積受濕又押令換易百姓苦無所訴只得破產出貲以省延累及其收穀又不止淋尖踢斛並多斛外拋洒以供倉中斗級等之肆攫不准小民拾回夥粒稍不滿意卽爲掛欠令其補納大約完穀一石其耗費已需至數石矣小民畏納穀之難情願折價較原發之銀

加增數倍及至應行出陳易新青黃不接之時適值穀價昂貴官吏又通同漁利與商販牙行私行交易竟不稍爲減價以便貧民其弊五也百姓亦欲控告上司或以艱於路費或畏官吏借他事傾陷卽有憤激上控而上司又止批發本府本縣查訊本府本縣自相迴護將原告禁押折磨其苦又甚於納穀之破家使小民箝口結舌此後不敢再有伸訴以遂其婪派之私其弊六也種種朘削總以供上司之苞苴肥私家之囊橐而於倉儲虧短毫無裨益民生之凋困益甚殊非所以仰體

皇上設官爲民惠養黎元之至意應請

旨敕下各督撫嗣後遇有應行採買之時務須遵照定例凡可通水路地方祇准鄰封採買不得以州縣就近爲詞違例濫准其應向本地採買者當將應買穀數若干分作幾年買足每年買穀若干於何年爲止其銀數謹依時價若干明出告示徧諭鄉村如有不貼督撫告示濫行採買及雖貼告示不將穀數銀數及年限詳列者准百姓指控督撫卽行叅奏如上司扶同徇隱反將告示拆磨發覺時照例將該督撫一並治以應得之咎倘有浮收

勒折等弊亦照正賦例嚴懲其發銀時當給以卽單單內開明某縣共買穀若干本年買穀若干每石銀數若干某戶實給銀數若干買穀若干明出告示以與納戶執照發單亦明元書吏不准更索單費務於本日銀穀兩交不准先期勒派如是則積弊可除民困可蘇矣臣爲採買苛派閭閻受累實甚爲此恭摺具奏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道光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卿祖培奏請除採買倉穀積弊一摺各省常平倉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疏

三十二

平糶及動缺穀石應於豐收之年分別鄰境本地乘時採買嚴禁短價勒派折收等弊立法本極周備今如卿祖培所奏各省竟有短發價值浮買折價設法展限甚至將不肯承買之人鎖押羈禁交倉之時又復任意挑斥上司廻護屬員至小民不敢伸訴等弊自應申明舊例嚴行禁絕着通諭各省督撫遇有應行採買之時附近水次各州縣止准鄰對採買其由本地採買者將應買穀數及年限時價明示曉諭如有浮收勒折等弊該督撫卽行叅奏按例嚴辦毋得扶同徇隱以杜苛派而裕

民生欽此

滑嶺巖記

明正統三年戊午

蔣

謙

邑進士

海外名神山者三曰蓬萊瀛洲方丈皆神仙棲遲所也是知神之所托必於名勝則凡山之秀谷之幽皆有神司之族西三里許大蓮塘有山曰滑嶺上三峯突起若筆格然故又名筆架山峻嶺在其南大江環其北此獨巍然秀麗形勢迥殊每逢天旱霧出卽雨余幼時見而異之及致政歸習見如故喟然曰是雨也必由該山而起藉非有司之者何疊次沛然下也因偕二三知己尋覽其間則山下深巖也巖之中空洞幽邃怪石參差扣之有鐘磬聲乃恍然於旱之霧出而卽雨者神爲之也易曰雷出地奮得毋是耶歸與族人謀爰命匠鳩工建青華雷祖像於其內從此祈禱響應匪徒吾族是賴而四境亦咸沾沛澤焉是爲記

灌陽縣志

卷之十七

記

三十三